

武夷长廊

武夷山的执念

□许道军

有时候你会感慨，造物主是有私心与偏袒的，武夷山就是。

它子女千千万，武夷山绝不是长子。长子会是太子，因其无尽的荣耀，会引发夺嫡之争，招惹无妄之灾。造物主不会让武夷山卷入风波。

武夷山不会是次子。次子会共享一个家族的苦难，再努力，再偏心的父母那里，也难以做到奖功罚过。纵使挣得万般成就，它也会被长子的光辉所笼罩。一旦心有不甘，生僭越之心、争夺“天下第一”之念，又会深陷“求不得”之欲海。

甚至不会是五虎上将、十三太保、七十二好汉，这些太平庸。

因此武夷山不会是喜马拉雅，不会是珠穆朗玛；不会是三山，不会是五岳；不会是昆仑，不会是天山；不会是九寨沟，不会是黄龙界；甚至不会是光明顶，不会是黑木屋。

武夷山只是武夷山，是造物主的幺儿。

像一个老人，造物主决心不再创造的时候，就将自己的万般精华与万般宠爱，一次性给予了武夷山，从此收手。

最疼么儿，造物主不曾免俗。

要有山，要有水，要有石，要有茂林修竹，长子有的，次子有的，兄弟姐妹有的，幼子也必须有，必不艳羡他人。于是便有了天游峰、一线天、晒布岩、九龙窠、云窝、摩崖石刻、水帘洞、九曲溪……但这些远远不够，要更清秀，更清奇。山柱要一根根删削，险而不危；石要一块块打磨，供其涂鸦；河湾要回环九转，圈出无数沙滩；水直接从天上来，红眼罅往来自由，空无所依。这些还不够的，要祥瑞，宜居，宜修身，宜修仙。不可出强盗，不可出鬼怪。纵有精灵汲取天地精华，也必是瑞兽，有妖也妩媚。

光有风景是不够的，要有仙人，要有真人，要有大儒，要有诗人，要有侠客。造物主安排了江淹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柳永、朱熹、胡安国、真德秀、徐霞客、汪三宝、顾野王、杨时等大咖百忙之中来此游历、吟咏、讲学、著述，展痕处处，给它添加了无数人文之气，武夷宫、“四贤祠”、鹅湖书院等是其居所游踪。武夷山像品学兼优的尖子生，屋子里挂满奖状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最耀眼的两张。双百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考，更让人津津乐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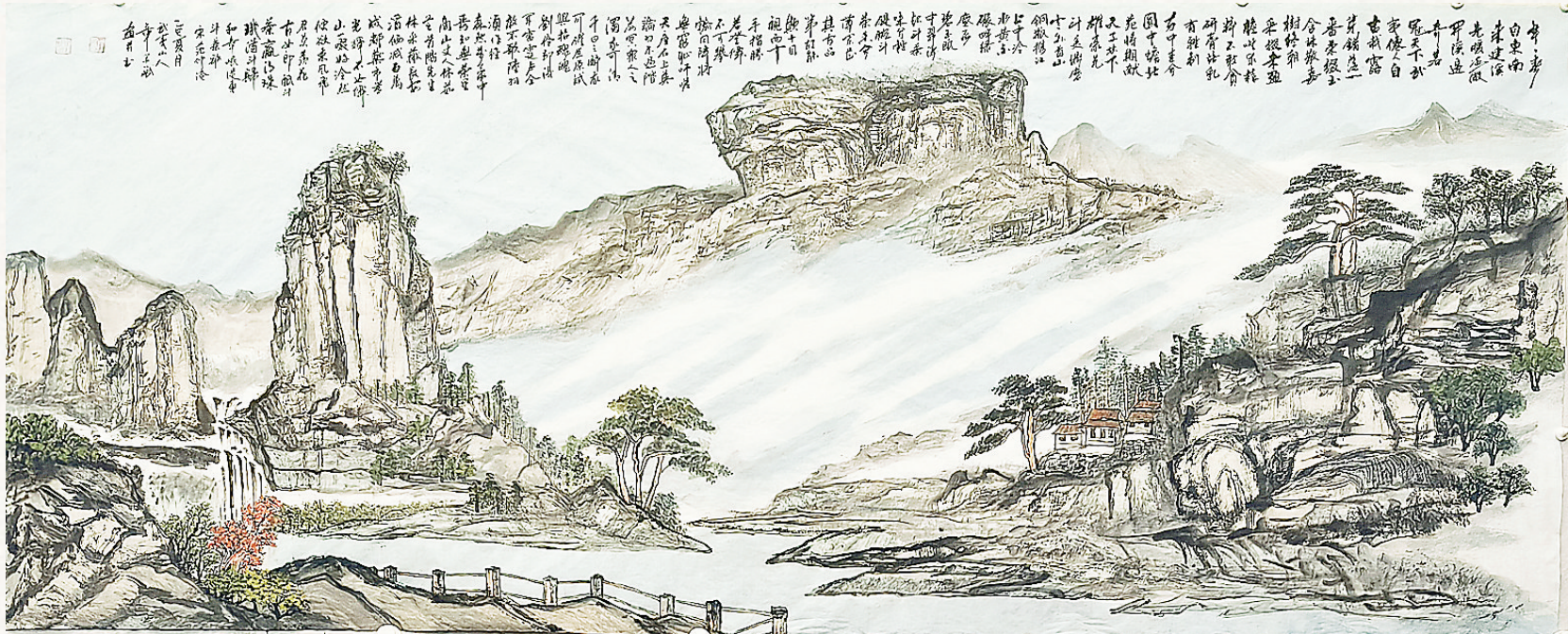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造物主给了武夷山山水，还要给武夷山财富。么儿要漂漂亮亮，更要衣食无忧；风神俊朗，还要人间烟火气。

于是有了武夷山茶。

武夷山有36峰、99名岩，岩岩有茶，名为岩茶。茶可养身，茶可修心，茶可卖钱。从未见一个地方有这么好茶，大红袍、铁罗汉、白鸡冠、水金龟是其佼佼者，被称为“四大名枞”。也从未有一个地方的茶叶命名如此任性，有的以茶树生长环境命名，比如不见天、金锁匙；有的以茶树形状命名，比如醉海棠、醉洞宾、钓金龟、凤尾草、玉麒麟、一枝香；有的以茶树叶形命名，比如瓜子金、金钱、竹丝、金柳条、倒叶柳；有的以茶树发芽早迟命名，比如迎春柳、不知春；有的以成茶香型命名，比如肉桂、石乳香、白麝香。大红袍故事代代流传，后来作为国礼扬名四海，现在母树已荣休。

岩茶是武夷山的一部分，种茶、喝茶是武夷山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来武夷山，武夷山人必请你喝茶。你一定要喝，因为武夷山岩茶是最好的，他们这么认为。用最好的食物款待给客人，是武夷山人的执念；但把最好的东西给武夷山，是造物主的执念。



武夷揽胜(国画) 张学斌 作

生活走笔

数学AB卷

□魏常财

每每忆起高中，数学老师林纪安的身影便格外清晰。他个子不算高，戴着副眼镜，讲起数学来却神采飞扬，滔滔不绝。

犹记学习数列章节时，无论是等差数列还是等比数列，他都讲得条理分明。单元测试时，为了确保公平、督促自觉，林老师特意准备了难度相当的A、B两套试卷。考试结束，有同学小声议论：“林老师，AB卷难度不一样，这不公平。”那天，小卫同学正好考的A卷，早早做完交卷后，一时兴起，又向林老师要了B卷接着考。林老师当即批改了小卫同学的A卷。等小卫同学做完B卷再次交上时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刻又批改起来。不少同学好奇地围着没走。结果公布，A卷B卷均高分，相差仅一分，更重要的是，小卫同学做完两套卷子时间，刚刚够其他同学完成一套卷。

林老师看着成绩单，简短而有力地总结道：“刚才有人说AB卷难度不一，你们看，只差一分，说明我设计的题目难度是相当的。还有人说时间不够用的，人家做两套的时间和你们做一套的时间一样，说明时间也充足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大家练得不够熟，掌握得不够牢。”事实胜于雄辩，这番对比之后，关于卷子难度和时间的争议烟消云散。

学习三角函数时，那些“和差化积”“积化和差”的公式成了不少同学的拦路虎。尤其是特殊角的运算，记得不牢就影响思路 and 速度。林老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到处找学习资料，收集各式题型，亲自刻蜡板，还自掏腰包买来纸进行油印，把数学学习资料发给我们，其标准的魏碑体，让学生赏心悦目，激发了我们学习数学的兴趣。

他那时单身，自己做饭，常常因为课后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而推迟回家。记忆中，多少次夕阳西斜，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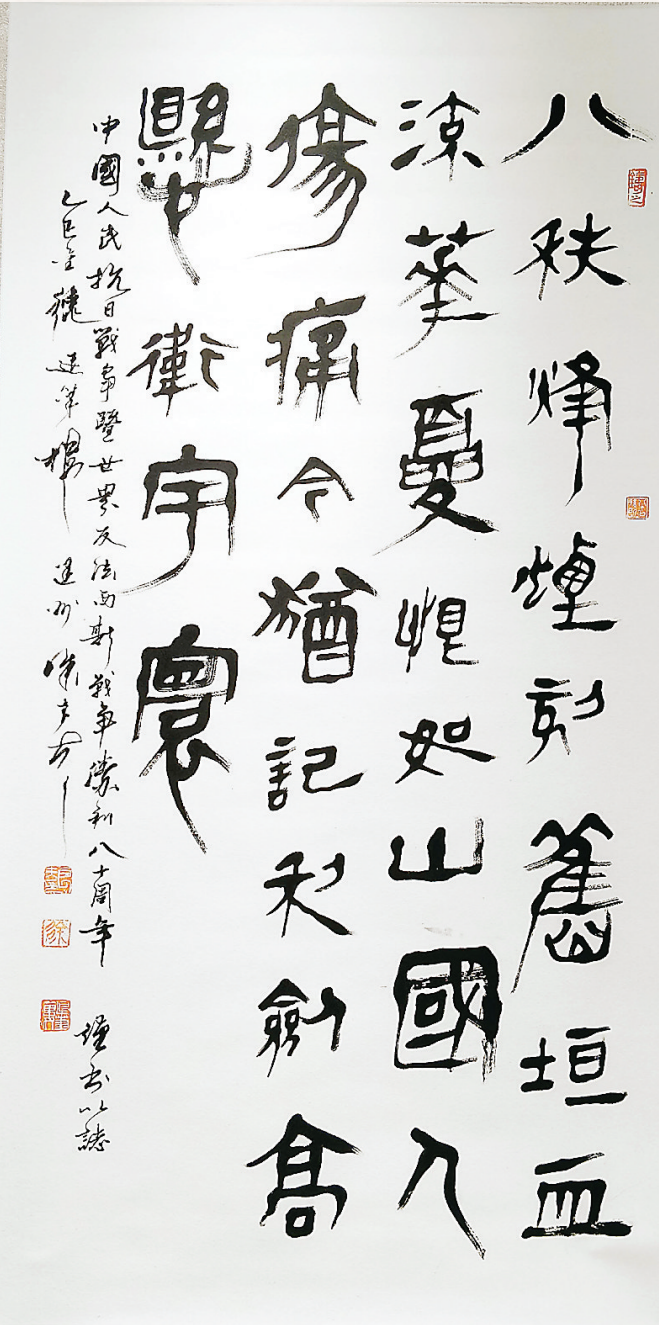
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他和提问的学生。他饿着肚子也要把问题讲透，将各种解题方法，从基础到技巧，一步一步拆解、演练，直到我们至少掌握一两种最适合的思路为止。

周天，常是林老师更忙的日子，我们几位寄宿生未回家，常去开“小灶”，以进一步弄通复合型题。林老师十分平易近人，还常把我们留在他家吃饭，把好菜夹给我们……正是在他这种倾尽心力、“废寝忘食”式的慢工细磨下，大家对数学的理解逐渐加深，曾经望而生畏的难度竟也一一克服了。

后来在三角函数的单元考中，林老师再次祭出A、B卷。小卫同学再出手——考完A卷又考了B卷。结果如同上次的翻版：两卷分数仅有一分之差。林老师的试卷设计功底再次得到了验证，严谨、均衡、科学。考后他欣慰地告诉我们：“AB卷的初衷是让同学们重视平时的自觉学习，培养诚信考试的习惯。现在目的基本达到，以后我们就恢复到正常模式吧。大家要记住，高考是一人一卷，真才实学才是关键。平日的学习是为了扎实掌握知识，未来的考试之路才能走得更稳、更顺。”

转眼高中生活结束。高考总复习阶段，林老师依旧兢兢业业，从最基础、最易遗忘的知识点开始，层层深入，带我们拾遗补缺，再做提高。他特别强调解题技巧，也毫不避讳地指出：“数学是要记的！公式、概念、重要结论，必须在理解基础上牢牢记住。别总说数学不用背，记和懂相辅相成。”在他系统而精心的带领下，全班数学水平整体提升。这份帮助于我尤为深切，我虽没参加高考，但最终在中考数学中取得了好成绩，这份荣誉背后，凝聚着林老师的心血与智慧。

时光荏苒，林老师虽已不在，可恩师的身影、专注、付出，却愈发鲜明……



徐良夫 作

我的故事

温柔以待的证明

□翁郑榕

每年九月开学季，父亲总会轻声提醒我一句：“得空了，去看看杨老师。”

这句话像一粒种子，年年落在心田，悄然生根。高中时的我，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之一，也是最执拗的那个——像一株倔强的小树，把根扎进书页的缝隙，以为只要用力生长，就一定能触到天空。

就在那样的日子里，她出现了——杨丽娜，我的班主任，也是政治老师。初见她时，她个子不高，身形清瘦，娃娃脸上一双大眼睛明亮有神，眼神里透着锐气，仿佛能一眼看穿人心。我以文科第二的成绩进入重点班。我心中清楚：高手如林，唯有拼尽全力才可能突围。那一刻，她看着我，微微一笑——那笑里没有评判，只有懂得。她读懂了我的不甘，也从此，成了我高中三年最温暖的守望者。

政治课，本该是枯燥的条文与概念的堆叠，可杨老师的课堂，却像一场思想的燃烧。她一站上讲台，整个人便被点亮：声音高亢时如惊雷，低沉时似细雨；讲到动情处，会突然瞪大双眼，或扼腕叹息，或拍案叫绝。那些抽象的理论，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在黑板上跳舞，在空气中回响。她的普通话带着一丝地方口音，却让课堂多了一份亲切的烟火气——真实、热烈，有血有肉。

走在校园小路上，她遇见我总会停下脚步，轻轻往路边让一步，然后笑眯眯地喊：“馒头啊！”那声“啊”字拖得悠长，像从心底流淌出的亲昵。她笑起来两颊有酒窝，如春风拂过湖面，荡开一圈圈暖意。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，她的每一次问候，都像一束光，照进我紧闭的心门，让那扇门，悄悄裂开一道缝隙。

高三那年，我为争分夺秒，常常熬夜读书。一个深夜伏案太久，第二天晨读时忽觉头晕目眩，额头滚烫。同学察觉不对，立刻报告老师。杨老师闻讯赶来，一摸我额头，叫我回宿舍休息。而我却还惦记着昨晚没读完的书，喃喃道：“老师，今天课肯定落下了。”她笑了：“书要读，命更重要。先养好身体，落下的老师帮你补。”那一刻，我眼眶发热。

可没过多久，我又因一次全市质检考了年级前列而得意起来。数学几乎满分，消息传开，我走路都轻了几分。杨老师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没有表扬，只轻轻说：“馒头啊，这次考得是不错，但越是顺风，越要稳住脚步。你看那田里的稻子，穗子越满，头越低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得意是沉下来，查漏补缺，一步一个脚印走稳。”她顿了顿，又笑道：“路还长着呢，别让一场考试绊住了脚。”那番话如凉水浇头，让我瞬间清醒。她不让我不因失败而沉沦，也不让我因成功而浮躁——这份清醒的爱，比任何鼓励都珍贵。

后来我结婚，她专程赶来。宴席间，她拉着我妻子的手，细细打量，眼里满是慈爱。她轻声叮嘱：“馒头啊，就是太执拗了，你要多劝劝他。不过你放心，他骨子里是个很乖的孩子，认准了路，就一定能走远。”

那一刻，我站在一旁，眼眶微热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依然叫我“馒头啊”，依然像母亲般为我操心。原来，有些师生之情，早已超越讲台与课本，化作生命里最深的牵挂……

校园里的樟树

□陈声平

第一次走进校园的那天
你已站在操场边
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一直沉默着
只顾着绿了又绿，撑开那把圆伞盖

阳光穿过枝叶
你像天才的画家，在地面
绘出变幻无穷的图案
引得鸟雀逗留，清脆的啼鸣在校园回荡

远处望去，你如张开臂膀的长者
守护着奔跑嬉闹的孩子
走近抚摸，树皮粗糙开裂
却带着母亲般的温厚

你让清香潜入教室
随风轻翻书页，浸润在字里行间
你聆听琅琅诵读声
却始终伫立在那里，不言不语

你年年举那片绿荫
呵护着一方天地
望着，一群群孩子来了又去
自己从未移动半步，根系愈扎愈深

